



浙东作家文丛（第9卷）



相见时易别亦易

◎ 周为群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浙东作家文丛(第6辑)

相见时易别亦易

周为群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见时易别亦易/周为群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9.2

(浙东作家文丛. 第6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343-9

I.相... II.周...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9041 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6辑)·相见时易别亦易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周为群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廖维勇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48 千(本册字数 150 千)

印 张 255(本册印张 12.5)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43-9

定 价 405.00 元(全十八册)

序

成 风

多年以前,住在那一带的人们一般都不会听说这个少年周为群的,他们或许见到过少年周为群,但都不会与他们在每个夜晚听到的悠悠笛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那一带的人们只知道竹笛胸腔里传出的乐音,不知道竹孔上面跳跃或者颤动的手指,手指背后的更为激越或者更为深情的身躯。那声音就像来自天籁。

那一带就是泗洲河的两岸。

多年以前,泗洲河两边还有些田地可以看到。泗洲河不长,也不宽。它由西向东穿过人民路接入甬江。就在这条小河与人民路的交汇之处,当年有一个“排运队”的驻地,“排运队”就是一个可以一次动用众多人力,借助大型的人力推车帮助其他企业搬运货物的单位。他们门前有一块凉亭式开放的场地,因为有瓦顶,所以遮雨挡太阳,“排运队”的壮汉们闲时就一排排坐在周边的石凳上喝茶谈天,场地中间停放着轮子粗大身架结实的排运车。这是白天。一入夜,亭下就空寂无人了。就属于少年周为群了。

月光如水,或者没有月色的夜也一样。笛声的声源总是固定在这一个点上。悠扬的,婉转的,激昂的,悲愤的……少年周

为群在暗中诉说着,描述着,倾吐着。是的,他总是在暗中,他只让他的乐音带着光亮流淌开去。

这是那一带人们入夜之初的背景音乐。

我们一群野孩子晚饭后经常在甬江西岸的那一带到处游走疯玩。

那笛声真有一种魔力呀!每每我们到那一带周围,它一下子就让我们换了一种人。我们开始安静下来,开始打量周边——夜空,树丛,围墙,人影稀少的马路,并且开始遐想起来。我们缓缓地从笛声的旁边走过,没有人说话。

笛声从我们的前面移到后面,渐渐远了。我们也各自要回家了。我跟大家说,那是小龙哥哥。谁问,他是笛子家么?有人笑,什么笛子家,是艺术家!

小龙哥哥就是周为群。是我妈妈教我这么叫他的。我妈妈和他妈妈都是一个小学的老师,她们像姐妹那样亲密。

其实,作为艺术家的周为群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写文学了。诗歌,剧本,小说,样样都在尝试。只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他没有发表于众的可能。这也是多年以前的一个真实存在。孤单,没群合,埋头读书,却满怀少年的壮志和理想;外表沉静,内心却充满了种种思虑,种种激情,种种想象的他,就用书写倾吐,用竹腔宣泄或抒发。

多年以前,光阴荏苒呵。

现在。周为群把他近几年来写的几个小说合集在一起摆在我们面前了。作为一个在街道司法所——我们的司法工作与大众生活最为贴近的第一线做事的国家干部,周为群对于当下人们生活的现实景象太熟悉不过了,因此,这些小说中的所有构成元素几乎都是炙手可热的读者们一推窗就可以眼见为实的,

现实生活的真切场景,每天正在发生的身边事件。从底层,从平民,从还没有人对之作出总结过的社会现状下笔,这样的小说显然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再加上反腐——几乎是他所有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探索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达作家自己的思考和提出新的社会理想,这样,他的小说就更具有严肃性和挑战性,对一个小说写作人来说,也更具有冒险性。

揭示现实,同时鞭挞丑恶,颂扬正义,并且描绘理想图景,这是周为群在自己的小说中始终坚守的阵地。这其实也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基本原则。一个如此执著地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并且构思新颖,情节生动,语言娴熟,还让作品产生很好的社会效应,这应该是周为群的艺术个性。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似乎还没有一个写作个性如此强烈的作家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好像也可以说周为群有点偏离目前小说写作的时尚主流。一个人只静静地写自己的,只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嗅所赏所感所思,长此以往,这至少是一种完整的美妙的人生。

还是仅让我分列一下周为群小说中的人物吧,这些人物的称谓一眼扫过即可以使你置身街头巷尾了。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一交错一纠葛,再不断形成新的组合,再添上一些这样的关键词,如情人,短信,豪华轿车,宾馆,社区,歌手,恋情,性爱,美酒,遥远的山村,等等,那就更加的缤纷繁杂了。他们是:三陪女,初涉生活的大学生,社区工作者,老板,营销员,刑满释放人员,街头摆摊人,小混混,市长,市长夫人,外来妹,低保户夫妇,街道主任,小饭馆老板,承包头头……

还有,多年以前一个吹笛人的身影也出现在小说里面了,呵呵。马克思说过,人能从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产品中反观自身丰富并完善人性。愿周为群今后写出更多更富有当代人审美口味和闪耀人性及理想光辉的好作品来。

目 录

相见时易别亦易

(中篇小说) ——001

美丽善良的青年知识女性，深谙官场潜规则和周易八卦，却徘徊于上层贪官和基层小公务员之间；她又把清纯的妹妹推到自己情人身边。她究竟牺牲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我们的生存境遇又有着哪些缺憾呢？……

情人节三个男人的短信

(短篇小说) ——038

如一道彩虹般绚丽、温柔的少妇被动地陷于三个男人的纠缠：一个代表了传统强势，一个是当前的旺势，一个则预示未来的趋势。为此，美丽的彩虹遗憾地消逝，虽是偶然的车祸却有必然因子。她渴望温暖的家庭，追求真实的爱情和人生有错吗？我们现存的秩序里有什么困惑和局限吗？

扶正之后……

(中篇小说) ——054

市委书记教育扶正后的市长要勤政廉洁，市长在众星捧月和美色、金钱诱惑下起伏游离……市长由于妻儿的竭力监督终于避免了牢狱之灾，书记却陷入了腐败的泥沼。在想腐败“就像多吸几口空气那么容易”的氛围里，仅仅依靠家庭监督，官员们就能个个洁身自律吗？

笛丐艳遇传奇

(短篇小说) ——080

笛音悠远达爱心,箫声恢弘通人性。笛手不甘心沉沦于物欲与喧嚣、官场与名利,选择了复归自然、博爱众生,以美妙笛声打动人心的生存方式。纵然沦为笛丐沿路卖艺乞讨,也会有香草美人追寻、仰慕和爱恋。

风儿送我回家

(短篇小说) ——100

父亲竭力想掌握世界一流的先进模具技术,响应胡总书记提出的“创造自主型知识产权”号召,而母亲却沉迷于官场权、钱、色之中不能自拔。是非曲直孩子自有评判。

美女帅哥与青皮光头

(中篇小说) ——115

刑满归正人员青皮光头向社区要饭吃、要老婆;弱势群体对富人区的富人耿耿于怀;吸毒女生存迷茫;贫困少年考上重点大学无财力上学欲放弃求学……美女书记面对社区里的“城市病”“冷漠症”,以民本民生、人性和爱心切实可行地化解种种矛盾,营造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真正和谐社区。

丹桂树下的人们

(短篇小说) ——184

黎明,花季少女吊死在丹桂树下,仅仅是因为饿得受不了而拿了超市的一个面包。如果她身边的人多些宽容之心、同情之心和耐心,小姑娘不至于走投无路自寻短见。丹桂小区的超市被人们砸烂了,人们仿佛感到姑娘的死同自己有某种联系,他们在扪心自问:我冷漠吗?



相见时易别亦易

(中篇小说)

—

闻家驹的迷茫、伤感,随着秋季的延伸越来越浓。这全是他的初恋情人肖梦,让他品尝性爱滋味后又突然神秘消失引起的。

已过了下班时间。等闻家驹装订完人民调解案卷,天色已昏暗,街道办事处人去楼空。他走出机关小院,街上凉风扑面,秋意萧瑟,他深深吸了一口冷气,顿觉清醒,拿出手机又一次给肖梦打电话。但电话那头仍然是:您拨的号码是空号。

肖梦无缘无故不知去向,更让闻家驹觉得她来路不明,有许多重大的事瞒着他。他蓦地醒悟:那个让他成为真正男人、使他销魂的夜晚似乎是肖梦临别前刻意安排和精心设计的。那天闻家驹精疲力竭,一觉醒来,身边已人去枕空,床边矮柜留着沾湿过泪的纸条:

家驹,原谅我不辞而别,今后不必再找我。

肖梦

肖梦留下一百五六十平方米豪华装修的住宅。闻家驹为人厚道善良,尽管肖梦不辞而别,还带走了他的心,但他终究不能白得这一大笔财富。用法律术语来说现在是“无因管理”,如果他想占有这一百多万财产,那是主观上“不当得利”。现在客观上找不到肖梦,让闻家驹心烦意乱,魂牵梦萦。



闻家驹法律本科毕业,凭实力考上江南沿海城市的政府公务员,在北城街道办事处担任司法所所长。家长里短,姑嫂婆媳,邻里违章搭建等等不大不小的纠纷由他组织调解。

闻家驹回家打开房门,一个姑娘赫然立在客厅,他顿时心头一激灵,满腹狐疑地打量这个高挑的姑娘。

“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谁给你钥匙?”

闻家驹没有讨厌这个不速之客,仅仅合理询问。

“你猜。”姑娘低着头,说得很轻很软,声音潮潮的,满脸红晕,浅浅一笑。

“是肖梦吗?”闻家驹从上到下审视着她,竭力从她身上找寻肖梦的影子。

“哪个肖梦?”她疑惑地看了一眼闻家驹。

闻家驹从她的反应中作出判断:撒谎与她质朴甜美的微笑似乎扯不到一块儿。

“你的钥匙哪里来的?”闻家驹没放松警惕。

“审犯人啊?”

“你不说,就请你出去。”闻家驹想稍稍使点愠怒,以试试她的反应。没想到姑娘说:“说不定是我让你出去呢。”

“你到底是谁?”

“这不重要,能不能在同一屋檐下相处才是重要的。”

见鬼了,闻家驹想。不过他认定这个姑娘与肖梦有密切关系,说不定是肖梦的妹妹,至少是肖梦派来看管屋子的。

“请你出示身份证!”

“我还没看你的身份证呢。”姑娘说得自信且自然,反宾为主,她倒成了居室的主人。

闻家驹此时已饥肠辘辘,忽而餐厅飘来菜肴香气,那是他很熟悉,很喜欢的香气。走近一看,五香烤牛肉、清蒸鲍鱼、红烧猪蹄、木耳菜炒大蒜、西红柿榨菜蛋花汤,还有被肖梦称作“死

小孩”的水煮蛰子。

一丝暖意浮上闻家驹心头，这些菜是他与肖梦同居时最喜欢的，他仿佛嗅到了肖梦的气味。

“起码报个名吧。”

“姓田，名河，你呢？”

“肖梦没告诉你？”

“肖梦是谁？”

“你不想说？我姓闻，小名家驹，先吃饭吧。”

吃饭时，闻家驹希望田河告知他肖梦的联系方式。田河抿嘴笑笑，岔开了话题说，这菜的咸淡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还说海产品里有许多核酸物质，吃了有利于细胞生成。

坐在对面，闻家驹看清了田河的脸，浅浅的酒窝边是一张妩媚的小嘴，挺直而精巧的鼻子，柳叶眉，豆荚眼，秀气的瓜子脸。闻家驹潜意识里一直想在田河身上找寻肖梦的影子。可他失望了。田河细腰束臀、双肩稚嫩，活脱脱像一个古典仕女；而肖梦浓眉大眼，宽肩腴臀，皮肤白皙，是那种泼辣自信的现代版性感女性。

田河敏锐地察觉到闻家驹在想些什么，笑吟吟地说：“我像谁呀？”

“谁都不像。素昧平生，怎么在同一个屋子里生活？”

“那有什么，21世纪了，生物界规律是雄性主动侵略，你君子点不就没事？”

“你是学生物的？”闻家驹惊疑地问。

“算你猜对了。”

田河觉得闻家驹有点迂，脸蛋像德国足球队年轻的教练克林斯曼，眉毛淡褐色，灵秀的大眼睛挺讨女孩子喜欢，鼻梁高而挺，阔阔的嘴巴显示出男性的气概。田河一下子有了久别的少女情愫，心里美滋滋的。



“你的口音很像肖梦。”

“又是肖梦？……”田河不满地撅撅小嘴。

“对不起，你们俩在演现代版聊斋。”闻家驹有点沮丧。

二

肖梦是在尴尬境况中与闻家驹偶然相识的。

闻家驹原本住在街道办事处。那是原来储藏室的一角，通风不好，一屋子汗酸脚臭味。那天他在路边吃完快餐就回住所阅读法律参考书，打算明年去考法学研究生。没读七八页，手机响了，是街道马路斜对面的顺发楼饭店老板打来的，说是一个女的吃了饭菜却不肯付钱，请他过去处理。闻家驹的手机号码在一定范围内公示过，名为“法律进社区、法律援助、二十四小时维稳热线”等等。尽管是八小时外，作为百姓公仆，该为群众办事还得办。

顺发楼饭店近来推出价廉物美的“龙虾三吃”特色菜，品尝者往来不绝，生意火爆，人多嘴杂难免发生种种纠纷。上两次闻家驹合情、合理、合法地调解了顾客同老板的纠纷，老板十分满意，今天自然想到请闻家驹来调解。

闻家驹走进饭店，只见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围着一个姑娘，嬉皮笑脸地说替她付钱。那姑娘身穿墨绿色梦特娇T恤，玫瑰红细麻短裙……她怎么会付不了两三盆椒盐红烧小龙虾的钱？

那姑娘却口气强硬地要饭店赔她钱。原来那姑娘在津津有味地剥吃龙虾时，放在一旁的挎包让小偷偷破偷走了钱包。闻家驹三下五除二地提出饭店安全防盗措施没到位，造成顾客不必要的损失，同时指出姑娘本人疏忽大意，也该负一半责任。最终八十元餐费由姑娘支付四十元作了结。四十元钱还是闻家驹

垫付,她说明天来还钱。为了避免围观的食客骚扰她,闻家驹护送她出了饭店。只见她走近红色帕萨特轿车旁,傲气地打开车门,又倒车从闻家驹身边慢慢滑来,探出头说:“四十元钱你该自认倒霉,你们当地政府没管好社会治安!”说完一踩油门“啾”的一下冲出好远。闻家驹摇头苦笑,狗咬吕洞宾,现在什么人都有的。这女子操外地口音,那么年轻,哪来钱买这二十几万的轿车?她人高马大,丰腴的体态和特有的气质给闻家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嘲地笑了笑自己突然浮现的非分之想。

闻家驹收回莫名的心思,回街道过马路时,那辆红色帕萨特不知怎么的跟上来骤然停在他身边。那女子从车窗里伸出手来:“哎,小公务员,能不能学学雷锋,借我一百元钱,我车没油了,晚上还要赶好多路。”

闻家驹不傻,可以找任何理由婉言谢绝,但他没有这么做。尽管他没弄清楚这个狐气妖媚的女人玩什么花样,却很爽快地掏出一张钞百元递过去。他想她一定有什么用意,即使鸡飞蛋打,自己也买个教训,谁让自己见艳起色呢?那女子咧嘴笑着说:“不担心不还?”露出一排整齐的玉齿,笑得挺撩人。

闻家驹挺随和地说:“给不给是我的事,还不还是你的事。”那女的接过钱说了句“后会有期”就关车窗。闻家驹忽然想起还不知她名字:“哎,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子一愣,停下关了一半的车窗,想了想说:“嗨,人生如梦,肖梦,就叫我肖梦吧。”说完一踩油门从他身边擦过,尾烟冲了闻家驹一脸。

闻家驹很久以后才知道她二十九岁,长自己一岁,肖梦这个名字也是她胡诌乱编的。可当时闻家驹预感肖梦肯定会来还钱。闻家驹希望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他的胸口忽然有点“突突”起来。

闻家驹十分喜欢梁祝化蝶那段音乐,网上下载后,每晚看



完书，睡觉前美美地听一会儿。那晚他听《化蝶》时心里忽然多了点什么，肖梦的影子如一只五彩粉蝶在简陋的男单宿舍空中、床前扑闪、飞舞。

几天来闻家驹有点魂不守舍，后悔没有要来肖梦的手机号或联系方式。又想，问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的手机号，既唐突又失男士稳重风度。闻家驹没有正儿八经谈过恋爱，说到底他还没有真心喜欢过一个女孩。街道同仁和社区阿姨们都替他牵线搭桥过，他却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闻家驹觉得以介绍的方式获得女朋友太背了点，自己猎获才更刺激，更富挑战。肖梦的出现令他想入非非，但人家是不是有男朋友了，这就不好说了。特别是那辆红色帕萨特让他疑虑重重，猜测多多。闻家驹为自己自作多情自怨自艾。近来他期盼着冥冥中她的出现，自然不为那区区的一百四十元钱，而是惦记着那只美丽的粉蝶。

一星期过去了。那天中午闻家驹在司法所吃快餐，街道边一幢居民楼的老婆婆，捧着一小包蝇蛆找到闻家驹说：“你看，小同志，五楼阳台掉下那么多粪虫，我想上去理论，怕邻里吵架，就来找你们。”

闻家驹皱了眉头一阵恶心，但很快放下快餐盒，随同老婆婆前去查看。“五楼王师傅，麻烦你开一下门。”门开了，王师傅十分惊讶。闻家驹忙说：“王师傅，打扰你了，我是街道司法所的，姓闻。你家阳台上可能有死老鼠，出虫了。”果然在阳台旮旯里找到一只腐烂的死老鼠。闻家驹和王师傅又去四楼阿婆家打了招呼。王师傅说：“阿婆，对不起哦，以后楼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尽管找我说啊。”阿婆也客气地说：“没关系，没关系，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哩。”

闻家驹觉得司法所职能虽然低微，但通过自己努力能促进社区居民和谐相处，也是积德行善。回街道的路上，一辆红色轿车往街道拐进来，闻家驹心头一热，迎着轿车走去又招手示意。

仿若一见如故，肖梦笑得花枝招展，嘴唇闪闪发亮特性感：“心有灵犀，在此恭候？”

闻家驹激动、兴奋，遏制不住自己神情，居然红着脸，答不上话来，扭扭捏捏地引领肖梦走进司法所。机关里的人不喜欢问，习惯看，看似不管闲事，心里却想着有什么“新闻”可供消遣。

司法助理员胡大仁见闻家驹领着美女进来，勾头勾脑地瞟着肖梦说：“哎哟，来客了。”说着边盯着肖梦边退出了司法所。胡大仁是新分配来司法所的军转干部。

办公桌上零乱的快餐盒说明主人饭吃了一半，肖梦不无讥讽地说：“哟，这么努力工作？”

闻家驹嘿嘿傻笑，说：“百姓邻里无小事。那天没我替你调解，说不准会闹出什么事来，是吗？”

肖梦说：“看来你不是‘三水干部’、‘三一班’（上班捧一杯茶水，下班喝一顿酒水，外出捞一些油水；一杯清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那号人。”

闻家驹说：“承蒙肖小姐夸奖。可你干吗老是讥讥讽讽的？”

肖梦说：“看不惯！不过……你倒可以除外。”

闻家驹边倒茶水边说：“没想到你今天会来。”

肖梦说：“寅时卯刻，良辰吉日，我掐算过才来。”

闻家驹睁大眼睛颇感惊讶地说：“你也会忽悠人？”

肖梦却认真地说，我是货真价实的占卜算卦风水师，你闻家驹上嘴唇厚重，一看就知是个厚道之人，才问你借钱。还说戴笠字“雨农”，他命里严重缺水，当下属给他另起一个“高嵩岳”的假名，没几天就乘飞机撞山死了。肖梦又说南京长江大桥两边桥墩尽占蛇山龙角之灵气，故一架飞虹必将国运昌盛。闻家驹对风水占卦之术似信非信，见肖梦喋喋不休地对他“普及”那一套不好意思打断，就附和着：“听说过有风水师，你达到了几

段？”

肖梦神秘地说：“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又说这不能以性别、年龄来衡量一个人的神测功能。

闻家驹戏谑地说：“看你像有洞天彻地的通宝境界。”

肖梦眨眨眼，诡谲地吸了吸鼻子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透露宇宙万事之密码，古人用它来占婚姻、占战争、占将来之命运，吉吉凶凶无占不灵。

闻家驹不想继续这不着边际的话题，便说：“听你口音像西部来的？”

肖梦说：“不告诉你。把你的生辰八字报来，我用周易八卦六十四卦，测测你的命。”

闻家驹无奈地摇摇头，报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时。肖梦看似很在行地在自己十个指头和拳骨上点捏掐算，口中乾宫八卦属金、离宫八卦属火念念有词。不多一会儿兴奋地说：“丁火正官一身正气无私邪，日干中和性情正直善良，相生有情而无刑冲克破者是为光明磊落之人。”

闻家驹已不觉得肖梦在故弄玄虚，自己在处理许多纠纷中常常因主张公正、公平让他吃了不少暗亏，肖梦算出的命相倒也有点被言中。可这么有气质、又漂亮的姑娘怎么同易术相命瞎子巫师混饭吃的一套挂上钩？他虽这么想，嘴上却说：“我这人太认真，常吃亏。”

肖梦说：“跟我交朋友，保你不吃亏。”她笑了，笑得很真诚，那种不设防没有矫饰的笑。

闻家驹有点感动，仍然清醒地说：“我还不太了解你。”

肖梦说：“你看我像半个狐仙是吗？”

闻家驹说：“像鲜艳的蘑菇，像绚丽飘忽的彩蝶，也像女巫师。”

肖梦哈哈大笑说：“有那么一点儿，不过我不像它们带毒。”

肖梦有西部人那种豪爽,对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几乎无话不谈。于是闻家驹知道她毕业于京城一名牌大学政治系,她的好多同学去了国务院体改办、中央政策研究所。肖梦还说了不少上层领导有鼻子有眼的种种逸事。更令闻家驹吃惊的是她的大学男朋友的思想理论和决策建议居然成了当前的政治理论和方向。而令她伤心的是她的那个男友最终成了上层领导人的乘龙快婿。这类个人伤感的隐私一般不大会在生人面前暴露,但肖梦居然说得光明正大又愤世嫉俗。闻家驹感觉到了肖梦对前男友的不屑一顾和玩世不恭;不过她还是把自己当成了值得信赖的朋友了。肖梦说得有根有据,闻家驹听得将信将疑,说:“你怎么不在京城弄个一官半职,反倒跑到沿海小城来推销周易八卦?”肖梦不以为然:“人各有志。我喜欢江南的海鲜,那种‘死小孩’蛏子特好吃。”

所有信息里让闻家驹最感兴趣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她现在还单身。闻家驹不好意思地说:“你家很有钱吧,给你买了车?”

肖梦一反常态:“我老家在穷山沟,小时候我两姊妹只有一条像样的裙子。这车嘛是我自个挣的。”

闻家驹进一步探问:“哪儿工作能挣这么多钱?”

肖梦有点玩世不恭地说:“这是隐私,你就别问。”

闻家驹看时间不早了就提议:“晚饭我请你吃海鲜?”

肖梦眼珠一转,瞬间闪现灿灿光亮:“行,不过我请你。”

肖梦驾车载着闻家驹直奔全市最高档的芙蓉苑五星级饭店。肖梦进去时好些服务生对她低头哈腰,她熟门熟路地点好了菜,吓得闻家驹连连咋舌。九里香汤煲(牛鞭加各种作料,特殊加工醇香扑鼻)558元,虫草皇鸽汤668元,蛋黄石斑蟹(一只两斤多重)888元,鱼翅炒香菇、海参,法国XO名酒已不下三四千元。闻家驹目瞪口呆,惶恐地说:“这太奢侈了。”

肖梦笑嘻嘻地说:“傻瓜,公务餐,能报销。”